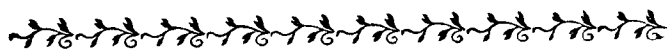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胜利者

沙·拉希多夫著

肇 莖 譯



胜 利 者

[苏]沙·拉希多夫著

肇 莖 译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· 1957 ·



Шараф Рашидов

ПОБЕДИТЕЛИ

本書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4年俄譯本轉譯

胜 利 者

〔苏〕沙·拉希多夫著

肇 堃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521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7 7/8 字數 143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9,500 定价(6) 0.65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荒漠变成沃野的小说。苏联烏茲別克共和国的一个山村里，有一大片荒地，終年无水，五谷不生。一个农村姑娘爱吉絲——村苏維埃主席兼农艺师——发现了水源。于是全体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疏浚水道，开凿运河，并且修筑了水电站，不到几年这片不毛之地一变而为丰饒肥沃的良田。

小说以这个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：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先进的苏維埃科学技术，使人創造了奇迹，使他們成了征服大自然的胜利者。

从任何時代和任何民族的农业史來看，集体农庄庄員乃是农民中完全新型的人物，他們以精湛的技術装备來同大自然進行斗争，他們以改造者的眼光來影响自然。

米丘林

1

山脊上閃出一抹金光，划破了夜空。接着一輪紅日迅疾地升到山頂上面，于是四周的一切——岩崖，山谷，山坡上的灌木叢，山麓旁整齐的胡桃树林，都立刻浸沐在亮光中。

在凉快的夜里打着瞌睡的树木，都向着太阳挺起身来，在暖和的阳光中洗滌它們的簇叶。山里的花崗岩中間，泉水在閃耀发亮。

早晨开始了。

太阳越升越高。空气显然暖和了。草上的露珠消失了。幽暗还盤踞在峽谷深处，但也已开始淡下去，渐渐讓位于日光。山上泛出万紫千紅的色彩。

金谷村位于柯克塔烏山脚下。夏天从山上望下去，村子犹如一座大果园，里面隱藏着无数集体农庄庄員的屋子，連屋頂也看不見。在一片濃郁的綠蔭上面，只見这儿那儿

都有金字塔式的白楊树梢尖突出来。

村边的几幢屋子后面，沿山麓有一片寬闊的土地，开遍了火紅色的野罌粟。近山处沒有罌粟花，却滿是紫羅蘭，还有一叢叢野葡萄，和黃蓮树、榛树交錯杂生在一起。山脚底下，則是一叢叢茂密的胡桃树林子。

柯克塔烏山的背后，就是斯大林集体农庄的旱田了。

金谷村人的土地很多，可是这些土地五谷不長，在烈日下耗尽了水分，对人毫无用处。春天里，漫山遍野都是火紅色的野罌粟和天藍色的紫羅蘭。这时大地就象个大海，风儿卷起一陣陣紅里夾藍的海浪。等到春天一过，花一謝，太阳吸干了草汁，土地就变成光秃焦黃的一片，什么也沒有了。农民們把手掌搭在眼睛上面，望着这片不毛之地，伤心地說：“荒地啊！”

集体农庄里的地很多，就是沒有灌溉地。草原上河里和渠里的水，流不到山上。农庄的旱田只能長一些又稀又矮的小麦。村里沒有一个庄員不想种一些烈日之国的宝贝——棉花。可是沒有水种不出棉花来。

村里有条羊腸小道通到村外，开头在罌粟花叢里盤来盤去，后来还是这样变幻莫測地一繞一弯爬上柯克塔烏山，穿过山頂而去。

除了这条小道，金谷村还有一条路可以上山。这条路很平坦，路基也好，有一座坚固的桥橫跨山溪。可是走这条路很远。金谷村人为了抄近路，上山多半还是走那条羊腸小道。不过走这条小道的人，上坡下坡都要身手矯健才行。

早春时节，你要是爬上柯克塔烏山路，就能看見一幅美丽的图景展开在你的眼前，景色明媚，五色繽紛，使你心曠神怡。一大片五顏六色的草原，从你脚下一直漫伸到地平綫，懶洋洋的躺在春天的阳光下。阳光还是很柔和，天空还是很寧靜。

在这块鮮花盛开的大地中央，望得見金谷村各个果园里的綠色树梢。

这时候，山頂被太阳鍍上第一道金光，山路上出現了一个騎馬的姑娘。那匹体格匀称的灰色馬，上山时使足了勁，摆着头硬是要松开韁繩。

姑娘就用一只有力的手把它勒住。

馬馴服地一步步走去，唾沫一滴滴落在山路上。

在下坡之前，那騎馬的姑娘停住了馬。

她俯瞰着在一片青綠中呈現着白色的家乡的房子。她望得見廣場，望得見她一連八年天天出入的学校的白色楼房，还有那列宁的塑象，那俱乐部屋頂上的紅旗；当她还是个長腿小姑娘——一个一年級生的时候，她曾經在俱乐部里怕得动也不动地朗誦过詩，后来还作过报告，主持过會議。她从高处打量着自己的家屋，这幢小房子从前总是宾客滿堂，熱鬧非凡，現在却冷清清的象个孤儿了。那几年里，小屋子里一切都充滿了生气：两个哥哥在成長，她爱吉絲，一个伶俐的小姑娘，也在成長；母亲用她那种和年紀不相称的輕健脚步，在房間里、院子里、菜园里来回奔忙。生活象沸騰的水，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就象商队走着康庄大道。

現在，小屋子裡只剩下烏摩爾扎克大爷——一个日坐愁城的孤老头了。

能不能說愛吉絲是經常跟他在一起生活呢？她總是忙著工作，要不就是出遠門。這個山區的人民，還是破天荒第一次不把富有生活經驗的男人選為金谷村蘇維埃主席，而選上一個昨天才領到農藝師畢業證書的年青姑娘。老头一個人很寂寞。當然，人民對他女兒的信任使他很高興。老头今年七十五歲，已經經歷了四分之三世紀了。

在晚年，他是用什麼眼光來看待愛吉絲的呢？在他心目中她依舊是個小姑娘，貪玩，甚至淘氣，還少不得父母的管教。

孤苦伶仃的烏摩爾扎克大爷呵……

馬兒刷的把頭一擺，不耐煩地踩了几下蹄子，因為它已經嗅到了老家的氣息。

“別忙，白奇巴爾！”

愛吉絲急劇地向山道的一邊掉轉馬頭，跳下馬來。她鬆開鞍帶，給白奇巴爾卸了馬勒，然後拍拍那油光光的馬脖子說：

“蹦蹦去吧！”

白奇巴爾站着不動，把光亮而乾燥的頭扭向主人，小心地咬住她的袖子，扯了几下。

“喂，你要什麼呀！我什麼也沒有。”

馬兒的熱鼻息把愛吉絲的手呵得暖暖的。她從衣袋裡掏出一塊糖，假裝生氣地說：

“吃吧，淘气鬼！”

白奇巴尔的軟嘴唇在她手心上一碰，糖就在馬的牙齒里發出格格的响声。白奇巴尔跳着朝一堆石頭跑去，那兒長着一叢青草，它的鬃毛在風中一下子撒開了。

愛吉絲朝着馬兒那邊看了一會，就轉身慢慢地走下山坡；小道右方有一塊大石頭，石上都是窟窿，上面復蓋着青苔。

姑娘用馬鞭梢敲着她那雙輕便靴的靴腰，抬起頭來。這塊石頭可真大，比屋子還高。她就往上爬去。這已經成了她的習慣——每次走過這兒，總要在石邊停下來。她喜歡在這兒坐一會，休息一陣，想想。有時是一些使她心花怒放的快樂念頭。有時也會有一些煩惱的念頭：工作不順利，計劃完不成，或者心裡生氣——氣自己，氣別人。有時她思量生活，思量祖國，思量人民的未來。要不就想想自己身邊的瑣事，跟女伴們的意氣之爭，或者想想那件沒有做好的衣服。她已經是個農藝師，又是村蘇維埃主席，但同時她還是個非常年青的姑娘，刚开始獨立生活呢。

今天從早晨起，愛吉絲心裡就是亂糟糟的。

她雙眉緊鎖，望着西方。一片姜黃的荒地就橫在那邊的地平綫上。

這就是克孜爾庫姆沙漠。

一個荒原。

在夏季的幾個月里，集體農莊的地隨時要受到從那邊來的乾燥熱風的襲擊，——就是那些熱得足以使一切生物

化为灰燼的沙礫的气息。

今年，在农民的这个世代仇敌的进路上，第一次出现了护田林帶。可是要那些榆树和槐树長出粗壯的桠枝，把热风擋住、并且把它赶回克孜尔庫姆沙漠的深处，还得等好多年呢。

这个潜伏在西方的敌人，今年又要使出什么手段来害人呢？

爱吉絲把头上的花綢巾拉下来，讓頭髮散开。她的手指撥开了垂到腰帶下面的烏髮，把它編成两股粗髮辮。爱吉絲心里总是忧虑不定。那道幼嫩的林帶，从这儿高处望去，仿佛是一条毫无防御能力的狭草帶，一群馬跑过，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把它踏倒的。要树木長得粗壯，还得等待多久呵！

“这道林帶在十多年前种下就好了，”她心里想。

爱吉絲把辮子甩到后面，沉甸甸的髮辮习惯地碰在她的背脊上。她把两根辮子盤在头上，用綢巾系紧。

她无论对什么事情都不容許杂乱无章。即使她那双靴子吧，她在离开旱田时也擦了一下。一个人对自己随时随地应该严格，不論在大庭广众或是个人独处的时候。要是大家都能对自己要求严格，那末我們中間的許多坏事——无謂的虛榮心、无聊的爭吵、大大小小的成見，都可以化为烏有了。对自己严格的人一定能够学习得更多，对問題考虑得更深刻，工作更有成績。

她拿袋里的小鏡子照了照臉。

她想起了阿林贊，就把鏡子偷偷藏进衣袋——她害臊

起来了，仿佛阿林贊这会儿看得见她似的。

“白奇巴尔！”她从石头上滑下来，喊道。

馬儿听得主人的声音，就昂起头来。空气中响起一声清脆的嘶鸣，馬儿連縱帶跳地到了爱吉絲面前。

姑娘牵着白奇巴尔，开始走下山道。

小道在青草叢生的斜坡上蜿蜒而下，在山脚边没入茂密的胡桃树叢林的蔭影里。一个狭谷里有一条湍急的小溪，在石块間跳跃奔流，嘩嘩作响，这就是葡萄谷河。

白奇巴尔貪婪地把头伸到水边。爱吉絲讓馬儿喝足水，給它上了勒，扣紧肚帶，就跨上了鞍。馬蹄踩在水里，溅起了水花。

山溪就在这个地方流进溪谷，朝东轉弯，同样湍急地向前奔去。斯大林集体农庄就凭区区的这点水，来灌溉它的果园和菜园。可是要供給耕地，水是不够的。

爱吉絲涉过葡萄谷河以后，并不轉上那条离小溪半公里的大路。她决定繞道沿着斜坡下去。斜坡又闊又長，从山麓一直伸展到草原。

白奇巴尔的蹄子踏着的这块地，开天辟地以来从沒见过犁耙。这块地非常肥沃。几千年来，草木的腐根已經給它施足肥料。只要給这块福地一些水，人們种下什么就会長出什么，能叫你年年大丰收！

給些水吧！

在很近的地方，离爱吉絲的故乡六七公里，葡萄谷河和長谷河两条山溪合流而成金谷河，流下来的水非常湍急。

因此这个村子就叫做金谷村。可是这条河却不能給村子一滴水。而且沒有一种力量足以使金谷河的水往山上流！

成千上万公頃的沃土昏昏沉沉地睡着，干得奄奄一息。只有在轉瞬即逝的春天，它們身上才复上一层短命的青草。

水呵，水呵！

“不久以前米扎楚里也是一片荒漠，一个餓草原呢，”爱吉絲心里想。“可是人們挖了渠道，把活命的水送到地里，田野响起了机器声，餓草原就变成飽草原了。”

白奇巴尔拚命想往前跑，爱吉絲扣住了它，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去。她突然把韁繩一收，在她面前，靠近山麓处，土崗旁边有一块小小的綠洲，上面長滿了鮮嫩的青草。

爱吉絲把白奇巴尔的头对着这小洲，赶着它跑去。她看見的东西真是出乎意外。出乎意外而且不可理解。

春天的雨从山上流下来，在山脚下土崗边的地上冲出一个不大的窪坑。这当然毫不足怪。每次下过春雨，山脚下总会出现几百个这样的窪坑。奇怪的是这个窪坑积着水，虽然不深，可是滿汪汪的象个小湖。

好久不下雨了，哪来的水呢？从小湖里流出来的一股水，流到地里就有十公尺远，但水还是不断地流着，却不見小池里的水流完。

水是哪儿来的呢？这些地方从来没有水源的嘛。

爱吉絲下了馬，在溼滑的、浸透了水的地上走到上面池边。

池底有一些白色的礫石，被水洗刷得很洁淨，露出在綠

幽幽的淤泥上。

爱吉絲低头一看；似乎水就是从这些礫石下面冒出来的。

是泉水嗎？

她蹲了下来，用双手扒开池底的黏土，使勁地把石子往两边推开。她发觉这个小湖变得更加深了。

她渾身热了起来，額角上汗珠直冒。心在怦怦地跳。現在她完全相信她是发现了一条山泉的出口，而且是一股很大的泉水。

最后，爱吉絲挺直身子，手上淌下一滴滴的水。姑娘拚命地苦思着她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土崗的一切情况。这个土崗人們叫它奴隶崗。不知怎的她从未想到，这个平淡无奇的小土崗，何以会有这样一个討厭的名称。当然，这一定和一个古老的故事或者傳說有关，不过以前她不曾听到罢了。

就在爱吉絲站着的被水冲刷过的岸边，有一个什么东西突出在地面上。她用皮鞋跟使勁一踩，踩掉了一层干泥。

下面露出一个又粗又老的籐悬树树樁来。

这也是件怪事。她从沒听說此地有过树。爱吉絲用探索的眼光打量着四周。她越发觉得蹊蹺了。对面坑边也埋着个树樁，只冒出几根烏黑的粗根梢。

爱吉絲拚命地动着腦筋，只觉得两頰发热。这两棵籐悬树是在什么时候長的呢？一百年前嗎？或者还不止一百年？是什么时候砍掉的，是誰砍掉的？她已經深信不疑，这两棵树一定是長在一个大水源旁边。可是那水源又怎么会

干涸的呢？

爱吉絲牽着白奇巴尔走上崗頂。

到了这儿才恍然大悟。她以前怎么会不看見的呢？

原来霍坑的尽头并不在不久前被雨水冲坏的地方。从崗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山坡上有一条狭長的凹槽直通下来。这条东西从前无疑是又深又平的，可是經過风吹雨打，已經蝕坏了，因此不能一眼就看出来。

这时太阳还不高，土地皺折的影子尚未消失，所以这条几乎已經磨灭了的古水道的遺迹，还看得出它的凹凸处；爱吉絲貪婪地打量着它。

不錯，这是一条渠道——灌溉渠。

爱吉絲急速地跃上馬鞍，就在崗上讓白奇巴尔放开趟子，沿着斜坡朝金谷村疾馳而去。风在耳边呼呼作响。大地在馬蹄下溶成一条綵帶。

2

烏摩尔扎克大爷一早就醒了：大家知道老年人的夢本來是短的。老头走到走廊里，身上一件白襯衫拖到膝盖，腰里束了一条天藍色腰帶。敞开的領子露出了他那晒得黑黝黝的胸膛。他个儿很高，背有点駝，寬肩膀。年紀虽大，可是精神矍鑠。烏摩尔扎克大爷把脚伸进一双高統靴里，眼睛并不看着。他在清涼的微风中打了个寒噤，沿着石級走进院子。到了院子中央，他把自己肥大的手掌遮在前額上，就

象从帽簷下望出去一样，朝着两边的天空察看了一番。

凉爽的早晨預告着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。

老头从容不迫地把一只明光閃亮的新茶炊灌滿了水，生了火，往茶炊的烟囱里扔了一大把干木条和木片。烟囱里馬上就有一股热焰呼呼地响起来了。

老头听了一下火焰声，就拿起笤帚来收拾院子。他的院子里弄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，不消說，那些不大关心家务的鄰居自然要羡慕的。早春的花朵朝着天空抬起它們五顏六色的小腦袋，露珠閃着微光。玫瑰色的阳光映在平坦溜光的大地上。

老头拿着笤帚兴致勃勃地在院子里来回扫了一周。

烏摩尔扎克大爷歇息了一夜之后，覺得自己和年青人一样身强力壯，他不住地朝柯克塔烏山那边望。爱吉絲已經去了三天。她不在身边，日子真長呵！可是山上閑无一人，小道上听不見馬蹄声，朝霧里看不見那件連衣裙的影子。莫非眼睛花了，不如年輕时那样灵了？

“今天大概也不会来了，”老头心里思忖。“这是什么緣故呢？准是山上旱田里的小麦种得不好。爱吉絲就尽在地里跑，連回家看看老爹的工夫也沒啦。”

念头起先是乱糟糟的，后来就变得平順和緩慢了；老头一面扫地，一面开始了自問自答的細談。

茶炊尖声叫了起来。在清晨的寂靜中，它那蚊子叫般的細声音滿院子都听得見。茶炊的盖里冒出一縷快乐的水汽来。

老头跑去拿了个瓷茶壶，放了一撮土茶，蹲在茶炊跟前把开水灌在壶里。一股股的热气很舒服地烤着他的手指。这时候他背后的院门上有人敲了一下。一个军人打扮的年青人走进院子。雪白的缝得很匀贴的军装上衣领子，紧紧裹着他那黧黑的头颈。上衣是旧的，已经洗过好多回了，肩膀上晒得发了黄，可是穿在这年青人身上却是那样贴身，腰里的军官皮带系得那样齐整紧贴，可见这个人已经穿惯军装，不想再换便服了。

年青人在门边站住，啪的碰了一下脚后跟。他的头髮又浓又黑，从那顶褪了色的无縁帽里翘出来。两条笔直的箭眉，软软的鼻子上长着个不大的鼻节，鼻梁上有一道笔直的皱纹——满脸是一种英武气概。他的眼睛仿佛在说：“我肯定知道我要做什么，而且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的。”

烏摩尔扎克大爷听得敲门声，手拿茶壶回过头去。一丝微笑掀起了他的胡子梢。

“阿林贊嗎？你好，你好，亲爱的！怎么这样早？上哪儿去呀？家里都順遂嗎？爹媽都好？蘿拉小妹妹笑得乐嗎？”

“您好，亲爱的烏摩尔扎克大爷！”阿林贊答道。“家里都好，蘿拉也好。我是来問一声爱吉絲回来了沒有。”

“我的爱吉絲失踪了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呢。”

“咱们不用瞎担心，烏摩尔扎克大爷。今天我要上山。这会儿她多半在咱们农庄的地里。我要到旱田去一趟，我已经四天沒去了。”

老头那对白眉毛下面的眼睛紧紧瞅了阿林贊一下，随后又轉向茶炊。明晃晃的茶炊隱約照出了他的臉。

烏摩尔扎克大爷沉默了一会，慢吞吞地答道：

“不錯，旱田倒應該去一趟。可是讓咱們先暢快地喝够了茶再說。”

阿林贊正想推辞，可是老头坚决地补了一句：

“赶得上，你哪儿去都赶得上。你手脚灵便，年紀又輕。再說时候还早呢。不喝口茶休想放你走，哪怕你哭也沒用。”

老头把茶壺擱在茶炊盖上，到屋子里去拿吃的东西，走到門口却猛然站住了，抬起头来。

两个人緊張地听了半晌。大地上万籟无声，可是接着就清晰地傳來了一陣在远处疾馳着的馬蹄声。

老头急忙奔下走廊台阶，三脚两步跑去打开院門。

馬蹄声越来越近了。

爱吉絲伏在馬脖子上，放慢了白奇巴尔的脚步。馬儿就从那道不高的橫木下钻进了狹窄的柵欄門。

到了院子中央，爱吉絲才把馬勒停。

烏摩尔扎克大爷和阿林贊同时跑到她身边去接馬韁。

那姑娘因为快馬赶路，渾身热得厉害，头髮被扑面的风吹得乱七八糟。爱吉絲高聳的額角上汗珠涔涔。嘴唇发干，她用舌头舐着。她渾身充滿朝气，热情洋溢，連这小院子也仿佛一下子亮堂起来了。

阿林贊又是高兴又是喜爱，眼睛閃着亮光。